

金蛇起舞迎新春

熬年，一段抹不去的记忆

●陈永胜

熬年是除夕守岁的俗称。守岁是在农历旧年的最后一夜不睡觉，熬夜迎接新年到来的一种汉族习俗。流行于全国各地。朔县人管守岁叫熬年。朔州的熬年习俗一直流传至今，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熬年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。

关于熬年的起源，说法较多，归纳起来比较公认的说法是：

太古时期，有一种凶猛的怪兽，散居在深山密林之中，人们叫它“年”，它的面貌狰狞，生性残暴，专食飞禽走兽和鳞介虫豸，一天变换一种口味，从磕头虫一直吃到活人，让人谈“年”色变。后来，人们慢慢地掌握了“年”的活动规律：它是每隔365天就会跑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鲜，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天黑以后，等到鸡鸣破晓，才又返回林中。

算准了“年”肆虐的日期，人们便把这一可怕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熬，称为“年关”，并想出了一套度过年关的办法：每到这一晚上，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，熄火净灶，再把鸡舍羊圈拴牢，把宅院的前后门封住，躲在屋里吃“年夜饭”，由于这顿晚饭有凶吉未卜之意，所以置办得很丰盛，除了全家老小围在一起吃饭表示和睦团圆外，还需在吃饭前先敬供祖先，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，平安地度过这一夜。

吃过晚饭后，人们谁都不敢睡觉，坐在一起闲聊壮胆，直至天明。熬年守岁的习惯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。

二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是一个物质生活十分贫困的时代。然而，穷有穷的欢乐，尤其是我们这些不知柴米油盐贵的娃娃们，一年四季都有耍不完的游戏。熬年也不例外，仿佛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些愣头青安排的一项活动。

记得是1973年到1976年的连续四年的大年夜，我们都是住在东关大队第七生产队“熬年”的。我们住的地方叫十家巷，我们同年仿岁的孩子约有十来个人，领头的人叫罗立山，小名叫罗三，比我大三几岁。他的父亲是“七队”里的保管员，晚上负责下夜班。“七队”紧邻大寺庙的西墙，我们十家巷位于大寺庙的东北侧，离“七队”不过百十来米远。

那个年代，朔县人家家住着平房，一户人家不管有几间房，冬天只烧一铺炕，四口人一铺炕，八口人也是一铺炕，目的就是节省烧的炭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十来个孩子想寻一铺大炕简直就是一个白日梦。因此说，“七队”曾经就是我们熬年的乐园。

大年三十的下午，我们就和罗三相跟上，到“七队”的办公室烧火，先把炕烧热。等到炕旺火，吃了接神的烤馍馍后，便鬼鬼祟祟地各自从家里偷上一些瓜子、生黑豆之类的东西，要是没有

这些东西，偷拿几颗山药蛋也是好的。然后一起小跑着往“七队”奔。

“七队”的办公室经过我们下午的格外关照，暖融融的，门一开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一下子就暖到了脚后跟。罗三一边往门框上挂锁子，一边神气地从裤兜里掏花生，放在炕头上，我们也跟着掏出自己从家里偷来的东西。有葵花籽和番瓜籽，有黑豆和黄豆，也有山药和胡萝卜的，都是生的。

在罗三的指挥下，我们先加上炭，然后把火盖的背面擦干净，把火盖的正面对着火圈撒下去。



火盖是生铁匠铸造的一种圆形的面子凸起的日用产品，它既是烤制食品的炊具，又是取暖用的工具，是和锅有同等重要性的东西，可以说，只要有灶火，就离不开火盖。我们把火盖反过来用，它就又成了一口平底锅，炒瓜子就蹦不到外边。

“先炒番瓜籽！”
“先炒花生！”
“先炕片片！”
……

我们为先吃什么吵闹成了一团。“姐不要叫啦，我看先炒黄豆哇！”罗三不容置疑地说。我们一下子全都愣住了，先炒黄豆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事，可又拧不过罗三这条“大腿”。

“黄豆就黄豆，赶紧炒哇！”三铁柱着急地说。黄豆是他带来的，大约多半碗，不到半斤，炒熟后平均一人不到三钱，不够塞牙缝子。接下来是“炕片片”。

炕片片，就是把山药切切薄片，放在火盖上烤，烤成黄虎皮颜色后最为

可口。可是，那时的我们等不上“黄虎皮”，连五成熟恐怕也等不上就叨着吃啦。

朔县不出花生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粮食及农副产品又禁止外调，所以那个时候不要说吃了，就是连花生皮是什么样儿的也有一大半的朔县人不知道的。罗三的二哥叫罗立堂，在运城当兵，每年过年前给家中寄十来八斤花生，半巷子的人都能跟着尝尝鲜。罗三那一年给我们炕的花生大约有半斤多，我们一人只能分十来颗，人人拿在手里都舍不得吃，看着花生“嗤嗤”地笑。

炕花生是我们的压轴戏。一番折腾后，大概离天亮也不远了。此时，我们自由组合地开始下象棋、下军旗、打扑克——“捉王八”和“脱裤子”什么的都有。炕片片和下军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还有就是那铺大炕，经过一个下午的预热，再加上刚才的那一番猛火，说话之间，炕头上的席子就快要冒烟了，我们就赶紧撩起席子给炕上洒水降温。尽管如此，炕仍然像个火盖盘，圪蹴起来脚板烫，坐下后屁股烧，辗转反侧，扑克也似乎不在心思上了。

还好，天空上的星星很快就要回宫了。我们也收了玩耍的摊摊，准备着绕街捡“炮瓜瓜”了。

三

彻夜不眠地熬年，似乎是我们这些愣头青们的专利。成年人特别是有了娃娃圪蛋的成年人，年也是要熬的，但大多数的人都是吃完接神馍馍，再把旺火炭接回灶火后，就等着当睡了，因为初一还要早起呢。只是讲究不能脱了衣服睡觉，怕“冲”了接回来的“神”。

电视机普及到寻常巷陌后，人们的熬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1982年前后，朔县的黑白电视机还很不常见，我们巷子里大概也只有两三台。记得是1981年的正月初几开始播连续剧《霍元甲》，我们都到蔚福成的家中看，炕上地下都是人，水泄不通。我们家的电视机是1983年买的，到1986年看“春晚”的时候，巷子里的电视机就不算稀罕了，蔚福成家的“壮观景象”也就不再有了。

1976年前出生的朔县人，大概也有过彻夜熬年的经历。“80后”的人大概就没有这种经历了。“春晚”把人们的两条腿牢牢地拴在了电视机前，使之欲罢不能。新千年以后，互联网迅猛发展，网上熬年也就很快应运而生了。

炒黄豆、炕片片、下军旗、打扑克、捡“炮瓜瓜”的熬年方式，固然有些寒酸，但与目下的封闭的独来独往的“熬年”方式比，还是有它的过人之处的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认识，而是有此经历的人们的共识。前年正月，我们几个儿时的小伙伴聚在一起，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就是回忆少年时熬年的“精彩片段”。

是啊，这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。



李柱刻

朔州迎春图

●牛应成

十里长街热火红，迎春装扮靓州城。
虹桥霓闪七彩亮，银树烟花五福隆。
市井频频佳讯报，乡村灿灿梁谷丰。
桑干河畔同心贺，舞龙金蛇事事荣。

迎春

●孙振兴

欢颜瑞气九州同，腊鼓新潮如意风。
寄语梅联情互见，开怀春酒喜相逢。
贺年上网呼亲友，压岁分钱唤稚童。
最是团圆除夕夜，迎神接福满门红。

定风波·新春寄友

●吴兴芳

春日高阳映绮窗。枝头喜鹊报嘉祥。雪蕊梅魂辞旧岁。谨寄。故人莫惜醉春觞。

念雪峰攒千万里。高谊。南洲清友郁芬芳。超脱浮生无懊恼。虽老。且行且喜赋新章。

定风波·年货街市小掠

●樊平发

腊月街商赛歌。天花乱坠口悬河。目炬金光盯顾客，心急。谓夸优货品无讹。

接踵摩肩声欲哑，讨价。论钱真的好难哪。八十老翁逢喊帅，且计。养家何虑失偏颇。

破阵子·迎新春

●张志爱

炮竹声声除旧，笙歌阵阵迎新。紫气霞光祥瑞兆，灿烂朝晖佳绩频。鸡鸣好梦真。

户户红联高挂，家家福字长存。恭祝吉祥人更好，祈愿来年五谷屯。安康伴众生。

定风波·年味儿

●郝俊连

研墨裁红写对联，蒸鱼煮肉炒三鲜。彩串宫灯相媲美，喜气。耳边时有炮声喧。

年夜大餐歌伴舞，丰富。举杯贺岁尽开颜。满屋春风孙可爱，驰骋。人生最美是团圆。

剃头过年

●冯耀

临年并节，想起一句俗话：有钱没钱，剃头过年，与之并驾齐驱的还有一句：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

这两句话都强调了“有钱没钱”。愚以为，这皆表达了不穷不富，成败荣辱，一视同仁的过年诉求，深度反映了过年在国人人心目中的分量 and 地位。

或有不谙世事的小孩会问，为什么剃头过年，剃了头还能过年？实际上，剃头并不是把头真的剃掉，而是指把头发剪短。中国传统文化视头发为人之“第二张脸”，有道是“人活脸面树活皮”，故从古至今，人们都很在意梳理养护头发，总是把头发打理得有条不紊，“顺风顺水”，如是尽显修养、气质和风度。反之，蓬头垢面，则不堪入目，非“懒汉二流子”“讨吃鬼”莫属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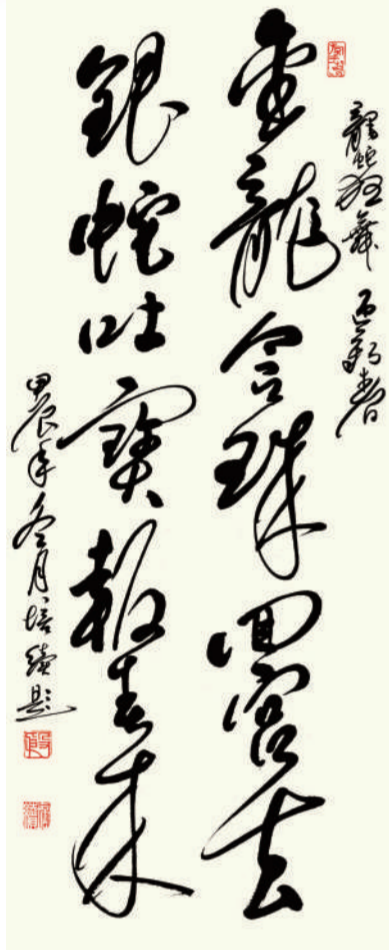
尚有故事流传，话说三国时期的曹操一次严令行军不可踏了农家麦

田，好巧不巧的是，他的战马受惊踏了一片麦田，曹操见状，遂割发代首，以上率下。由此可知头发重要之一斑。

说剃头，窃以为和使用剃刀工具有关。剃刀，很锋利，不仅能把头发剃掉，还能刮去头发留根及脸、耳汗毛。亦如当下不说剃头而言理发的道理一样。因为现在理发使用工具变了，剃刀改为推子，即手推和电推，当然有的地方理发也包括了用刀片刮汗毛等。

说来说去，剃头过年，绕不过一个“新”和“俗”，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过年为盛大节日，流传久远，历久弥新，成为不可撼动的习俗，所以，只有剃头方显过年风采，剃头理发“头轻了”“精神了”，容光焕发，陡然平添新鲜感，轻而易举走进春色。

尚有故事流传，话说三国时期的曹操一次严令行军不可踏了农家麦



殷培续书



李媚屏剪



五谷楼书



胡进作

投稿邮箱: szrbfk@126.com